

# 辽宁方言拟声词的语义演变和功能扩展

张明辉, 徐蕴洋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81)

**摘要:**以辽宁方言高频使用的拟声词为研究对象,构建“辽宁方言拟声词系统”,分析其类型及特点,同时具体分析了辽宁方言拟声词语义演变的特点及功能扩展的表现,并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推拟了辽宁方言拟声词语义演变和功能扩展的动因。

**关键词:**辽宁方言;拟声词;兼类;语义;功能

**中图分类号:**H17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5)02-0048-07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5.02.007

## Semantic Evolution and Functional Expansion of Onomatopoeic Words in Liaoning Dialect

ZHANG Minghui, XU Yuny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8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frequently-used onomatopoeic words in Liaoning dialec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Onomatopoeic Words System for Liaoning Dialect”, analyzes its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specifically examines its semantic evolution and functional expa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motivations for the semantic evolution and functional expansion are inferred.

**Key Words:** Liaoning dialect; onomatopoeic words; jian lei (a single word belonging to more than one lexical category); semantic; function

拟声词在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并因词义和用法的特殊性而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如褚四荆<sup>[1]</sup>、邵敬敏<sup>[2]</sup>、马庆株<sup>[3]</sup>、耿二岭<sup>[4]</sup>等主要从词类归属、构词功能以及修辞等方面对拟声词进行研究。近 20 年来,对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逐渐展开,相关学者有邢福义<sup>[5]</sup>、伍敬芳<sup>[6]</sup>、刘丹青<sup>[7]</sup>151-152、余涛<sup>[8]</sup>、黄金金<sup>[9]</sup>、李欣欣<sup>[10]</sup>等,但对辽宁方言拟声词的研究目前尚未

开展,拟声词兼类现象以及拟声词语义演变问题也没有得到充分论证。我们根据近几年的调查发现,辽宁方言拟声词具有地域特色,与普通话相比,不仅存在大量的同形异质和同质异形现象,而且存在较为丰富的兼类现象,这是一种逆语法化的表现。因此,本文以辽宁方言高频使用的拟声词为研究对象,构建辽宁方言拟声词系统,以揭示其在结构、语义及用法方面的独

**收稿日期:**2023-11-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3BY063);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L22BYY018)

**作者简介:**张明辉(1979-),女,辽宁铁岭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方言语法;

徐蕴洋(2000-),女,辽宁海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方言语法。

特之处。

## 一、辽宁方言拟声词系统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可知,辽宁省是三种官话的汇集地,主要包括分布在辽北和辽中地区的东北官话、以辽西朝阳为中心的北京官话以及辽南和辽东部分地区的胶辽官话<sup>[1]</sup>。综合考虑到辽宁方言具体分布以及政治、经济、人口现状,本文选取东北官话区的盘锦、台安、海城、本溪,胶辽官话区的普兰店、瓦房店、岫岩、大石桥、宽甸,北京官话区的朝阳、建平、凌源共12个方言点作为辽宁方言的代表。经调查,辽宁境内拟声词的词语及用法基本一致,仅存在个别读音的差别。因此,我们将辽宁方言拟声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来构建辽宁方言拟声词系统。

所谓“辽宁方言拟声词系统”,应该包括辽宁境内主要使用的全部拟声词,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成员:一是与普通话共用的拟声词;二是普通话不用而辽宁方言使用的拟声词,但不排除某些拟声词在辽宁以外的其他地区仍有使用。其中与普通话共用的拟声词是指《现代汉语词典》<sup>①</sup>中收录的且不标注具有方言色彩的拟声词;仅辽宁方言使用的拟声词,是指《现代汉语词典》未收录而为我们调查所得的拟声词。

本文从意义角度对辽宁方言拟声词系统进行分类,从而总结辽宁方言拟声词的特点。

### (一) 辽宁方言拟声词的类型

在辽宁方言中,根据模拟对象的不同,可将拟声词分为模拟人类、动物、自然事物以及器物的声音四类。举例如下,其中A组为普通话与辽宁方言共用的拟声词,B组为普通话不用而辽宁方言使用的拟声词。

#### 1. 模拟人类的声音

A:呼噜、哈哈、嘿嘿、咯咯、呼哧、哇哇、咕咚。

B:咳哧[k<sup>h</sup>ə<sup>44</sup>k<sup>h</sup>A<sup>44</sup>](形容人咳嗽震动声带发出的声音)、呜啦(形容人说话含糊不清的声音)、叭叭(形容人说话的声音)、啼里吐噜(吸

汤汤水水时嘴巴发出的声音)、咕噜噜(肚子响的声音)。

#### 2. 模拟动物的声音

A:汪汪、呱呱、叽叽、叽叽喳喳、唧唧、嘎嘎、嗷嗷、嗡嗡、喵喵、哞、咕、吭哧。

B:咯咯哒(形容母鸡下蛋后的叫声)、鸣嗷儿(动物嚎叫时发出的声音)、噜(在东北地区喂猪时模拟猪叫的声音)。

#### 3. 模拟自然物体的声音

A:呼、滴答、稀里哗啦、轰隆、乒乓、隆隆、咕隆、鸣、咕噜、噼里啪啦。

B:呼哒(东西被大风煽动时发出的声音)、咔咔(形容树枝等物体断裂的声音或形容雷声)、哗哗(形容水流声或风吹物体抖动的声音)。

#### 4. 模拟器物的声音

A:喇、喇啦、哗、哗啦、砰、嘭、扑通、噗通、咔哒、咣当、咣、哇、噼啪、嗖、哇吧、咔嚓、咕唧、铛、吧、啪。

B:吱嘎[kA<sup>51</sup>](形容物件受压力而发出的声音)、嘎嘣(形容某物体被施加压力后突然裂开的声音)、磁溜(形容物体发出的类似电流的声音)、叮咣(形容金属、陶瓷或硬质物体碰撞、敲击或震动时发出的声音)、啪[p<sup>h</sup>iA<sup>44</sup>]唧(形容湿润、软蔫或带有挤压感的物体接触时发出的声音或某物体坠落撞击地面发出的声音)。

### (二) 辽宁方言拟声词的特点

与普通话相比,辽宁方言拟声词的语音及意义都具有明显的特点。

#### 1. 语音特点

辽宁方言拟声词的读音与普通话的读音常存在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辽宁方言拟声词往往多i,u介音,如:普通话中的拟声词“铛”,在辽宁方言中多读为[tuaŋ],还将“哇”读为[k<sup>h</sup>uA]、“吧”读为[piA]、“啪”读为[p<sup>h</sup>iA]等。

第二,辽宁方言拟声词存在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混读的现象,主要是“z”和“c”、“d”和“t”、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

“g”和“k”的混读,如:“哧溜”变读为“啞溜”,“丁零当啷”中的“丁”发生混读,辽宁方言中读为[t<sup>h</sup>iŋ]。

第三,辽宁方言拟声词有时也会脱离音节中的 u 介音,比如“咣”在辽宁方言中读为[kaŋ],且这些变读后的音在辽宁方言拟声词系统中高频出现。

## 2. 意义特点

第一,辽宁方言拟声词存在大量多义现象,同一个拟声词,在普通话中是单义词,而在辽宁方言中则为多义词。例如:

(1)你别整那塑料袋了行不行,啵啵的,够闹心的。

(2)你那膝盖咔响,你平时干活的时候注意点,别太累了。

(3)这老爷子岁数这么大了,说话还吓儿吓儿的。

(4)你瞅他在那累得吭哧吭哧的。

(5)这楼层里就你班在那鸣嗷儿的。

“啵啵”在辽宁方言中既具有与普通话相同的模拟雨声、水流声的意义,也经常用来模拟塑料类物体摩擦产生的声音,如例(1)。“咔”在辽宁方言中不仅具有与普通话相同的模拟物体撞击声的意义,也可以指人膝盖或关节活动不当时产生的声音,如例(2);有时也用来模拟人说话的声音,指声音响亮,如例(3)。像“吭哧”(猪发出的声音)、“鸣嗷儿”(动物嚎叫时发出的声音)这类词在辽宁方言中同样具有模拟动物发声的意义,同时也可以表示人在从事某种活动时或做出某种动作时发出的声音,如例(4)中的“吭哧”表示人疲惫时发出的沉重的呼吸声,例(5)中的“鸣嗷儿”表示班级学生在大喊大闹,非常吵闹。

第二,辽宁方言拟声词中部分语义场所包含的词语比较丰富,且各个词语的词义侧重点有所不同。如“大笑的声音”这个语义场在辽宁方言中有两个显著成员——“哈哈”“嘎嘎”,它们在辽宁方言中虽都倾向于表示大笑的声音,但是“嘎嘎”强调响亮且具有一定穿透力的声音,“哈哈”强调持续不断且气脉足的声音,这与

普通话仅用“哈哈”存在不同。再如“水流的声音”这个语义场中,“滴答”“哗哗”“哗啦啦”在辽宁方言中都表示水流的声音,但是“滴答”一般指水滴的声音,水流量较小,而后两者更倾向于表示流量大的水流发出的声音。再如“大风的声音”这个语义场中,“呼呼”“嗷嗷”“鸣嗷”在辽宁方言中都表示大风的声音,但“呼呼”侧重雄厚而宏大的声音,“嗷嗷”侧重急迫而尖锐的声音,“鸣嗷”侧重如泣如诉的声音,后两者都给人以恐惧感。“呼儿呼儿”“嗖嗖”在辽宁方言中表示的风声都不大,但“呼儿呼儿”具有轻缓的特点,而“嗖嗖”具有急切的特点,这与普通话仅用“呼呼”存在不同。

## 二、辽宁方言拟声词的语义演变

所谓辽宁方言拟声词的语义演变,指的是在语言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发生音变,其语义系统增加了新的意义。此时,与原来的拟声词不同,产生了新词。

辽宁方言中大量拟声词产生了新义,这个新义由拟声义转喻而来,且语音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末尾音节变读为轻声。如“咕嘟”为拟声词时读为原调,而演变为动词时,末尾音节变读为轻声。这种变读为轻声后词义发生变化的现象在辽宁方言中极为常见。而且,当拟声词末尾音节变读为轻声后往往具有动词词性,且具有动词的一般语法特点。

第一,能在句中充当谓语,且经常带宾语或补语,表示发出该声音的动作,例如:

(6)等一会就可以吃饭了,我已经把饭咕嘟上了。

(7)别咔哧胡子了,快吃饭吧。

(8)等题做多了就好了,到时候眼皮吧嗒两眼就会了。

例(6)中的“咕嘟”本指冒气泡发出来的声音,在辽宁方言中末尾音节变为轻声后出现了动词用法,相当于“做”,表示做饭的动作;“咔哧”本来指某物体撕裂发出的声音,比如“我裤子撕开了好像,我听见咔哧一声”,语义演变后,也可以指磨东西或削东西时的动作,比如例(7)中的“咔哧胡子”;“吧嗒”本用来形容物体掉落

下来或某物体开合产生的声音,语义演变后表示“眼睛开合的动作”,经常带补语,如例(8),且在辽宁方言中这种动词用法更为常见。此外,这种引申出动词词性的拟声词还有“吧唧”“嘎唧”“吭唧”“吭哧”“嘎哧”“滴答”“嘀咕”等,在说话的过程中,更多强调的是发声体发声时伴随的动作,此时,其语法功能扩大,开始出现在谓语的位置上,拟声义开始淡化,且兼具动作义,在句中担任动词功能。

第二,能重叠,且与一般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相同,与单纯拟声词重叠所表示的意义有异。单纯拟声词重叠所表示的意义一般为声音在某种程度上的连续或放大,但仅限于声音层面,并不表示任何语法意义;但当拟声词发生语义演变成为动词在句中重叠时,会增加反复持续的语法意义。例如:

(9)这家伙吃顿饭,就在那吧唧吧唧嘴,没完没了的。

(10)小勺上锈了,你咋哧咋哧它。

(11)这小孩真招人稀罕,来让我歛歛。

“吧唧”这一词表示嘴唇多次开合产生的声音,兼类后重叠又可表示发声时伴随着的反复张嘴的动作,并且发声人张嘴的动作可能一直进行,“咋哧”和“歛”也是如此,分别强调了“摩擦”和“亲”的动作,重叠后,皆具有反复持续的语法意义。

第三,能带动态助词“着”“了”“过”,表示动作正在进行、已经完成或曾经发生过的某种行为或状态,这是拟声词发生语义演变成为动词后具有的特征。例如:

(12)别胡咧咧了。

(13)那胡子都不长,你不用再咋哧了。

(14)这饭我都咕嘟过,你们到了直接吃就行。

(15)小屁孩嘴里不知道嘀咕着啥,反正不能是什么好事。

(16)不在那呜啦了行不,闹腾人。

第四,能被否定副词修饰,表示说话人对他人发出的声音行为的否定,例如:

(17)别哼唧了奥。

(18)你别咋哧了,那孩子在旁边,再给吓到。

(19)你别呼哒被,整的屋里全是毛。

(20)别嘿嘿,认真点。

综上所述,拟声词语义发生演变后扩大了语法功能,与一般动词的语法特征相同,与拟声词所表达的语法功能虽存在关联,但差异明显。拟声词兼类为动词在句中主要充当谓语,后面能接宾语和补语,能重叠表示反复持续的语法意义,能带动态助词,能被否定副词修饰,故拟声词满足以上动词词性时,我们便认为该拟声词语义发生演变,扩大了语法功能。

### 三、辽宁方言拟声词的功能扩展

所谓辽宁方言拟声词的功能扩展指的是在辽宁方言中拟声词兼类了其他词类的用法,语法功能扩大了。

#### (一)拟声词的一般用法

辽宁方言拟声词的一般用法是充当定语或状语,也可以独立成句。例如:

(21)我膝盖一动弹就有那种嘎嘣嘎嘣的声儿。

(22)他啪的一声把杯子摔桌子上了。

(23)他吧唧一脚踩泥坑里了。

(24)从袋里掏出一沓钞票啪地甩给他。

(25)午睡起来的同事们乒乒乓乓开关门,好不热闹。

(26)这家伙委屈的,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啊。

(27)刚才撩闲,让狗撵得嗷嗷跑。

(28)叮铃铃……上课的铃声响了。

作定语时一般修饰与声响有关的抽象名词,如“声儿”“响儿”“动静儿(声音)”等,且与中心语之间一般加“的”,如例(21)。这是一种同位性定中结构,定语和中心语所指相同,都为某种声音。最为体现辽宁方言拟声词用法特点的是,上述中心语名词被量词化,即借用为量词,并常与数词“一”组成数量短语,拟声词作这个数量短语的定语,构成“拟声词+(的)+数量短语”结构,是否加“的”根据韵律规则,整个结构经常作状语,如例(22)一(23)。拟声词作状语

也是常见用法,单音节拟声词一般加“地”作状语,如例(24)–(27)。拟声词还可独立成句,如例(28)。

总的来说,辽宁方言拟声词最常见的用法便是充当定语和状语,或独立使用,具有描摹声音的修饰性作用。普通话拟声词也是如此,如郭锐在《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中明确提出判断拟声词的标准,即“~”[的|地](声音|一声|[作]响)∧〈谓语〉<sup>[12]</sup>。

## (二)拟声词的兼类用法

与普通话不同,辽宁方言部分拟声词存在非一般用法,如可以带宾语或补语,或加“的”以后作谓语,功能发生扩展。本文认为辽宁方言部分拟声词出现了兼类现象。

兼类问题是词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经历了多个研究阶段。近几年,学者对兼类问题进行了总结,进而提出了对词的兼类问题的看法,如陆俭明认为“我们不妨将兼类词定义为同音且意义上有极为密切关系而词性不同的词”<sup>[13]</sup>。因此,根据陆先生的判定标准,本文认为辽宁方言拟声词存在兼类现象,即存在同一个概括词在不同句法环境中不同用法的现象。辽宁方言拟声词的兼类现象主要包括兼类为状态词及兼类为副词两种类型。

### 1. 拟声词兼类为状态词

拟声词兼类为状态词是指该拟声词本来表示人或物发出的声音,后又可以表示人或物发出声音时所呈现的性状和样子。这种现象在普通话中主要见于四音节拟声词,如“稀里哗啦”有两个义项:一为拟声词,形容雨声、建筑物倒塌声等;二为状态词,形容七零八落或彻底粉碎的样子。类似的还有“噼里啪啦”“嘻嘻哈哈”等。这类现象在辽宁方言中更为常见,不仅是四音节拟声词,三音节和双音节拟声词也有兼类为状态词的用法。

辽宁方言拟声词兼类为状态词具有两种主要用法。

第一,作谓语,一般后接“的”,描摹与声音相关的性状。例如:

(29)这小孩一天就知道嘻嘻哈哈/咯咯嘎

嘎的,一天到晚也没个正经事。

(30)这小孩长得真俊,你看那大眼毛滴里嘟噜的。

(31)那人叽叽喳喳的,可吵了。

(32)小姑娘书包挂坠嘀里当啷的,还挺可爱。

在例(29)中,“嘻嘻哈哈”和“咯咯嘎嘎”原指孩童发出的笑声,而在辽宁方言中形容人的不稳重的性格;“滴里嘟噜”最开始表示一连串的声音,现在辽宁方言中往往形容某物体厚重、特别浓密的样子,在例(30)中便是形容人的眼睫毛的浓密,具有夸赞宠溺的意味,除此之外,该词还可以形容水果或蔬菜长势喜人,如“今年葡萄长得好,你看那结得滴里嘟噜的”,这时“滴里嘟噜”的拟声词词义弱化,转变为形容词;“叽叽喳喳”一词本为拟声词,形容鸟类声音,后被用来模拟人说话争吵的声音,在辽宁方言中,往往偏向描摹说话人说话的状态,形容其说话声音吵闹,如例(31);“嘀里当啷”一词可以用来模拟一串物体碰撞时发出的声音,在辽宁方言中可以作为状态词使用,用来形容某个挂件摇晃时的样子,如例(32),有时会发生音变,变为“嘀了当啷”,用来形容人穿衣不正式或人态度不端正,如“一天到晚嘀了当啷的,没个正行”,此时拟声词性消失。

第二,作组合式补语,而不作黏合式补语,这正是状态词重要的语法特点。例如:

(33)你看今年那枣树上的枣,长得滴里嘟噜的。

(34)这家伙困得嘀了当啷的。

(35)这衣服装饰咋那么多,扯掉得了,整得滴里嘟噜的。

从上述拟声兼类为状态词的例子来看,大多数拟声词用作状态词后,其拟声词所表声音义淡化甚至在口语中已经不再用作拟声词,而是保留其拟声词某个语素特点用来形容人或物的性状特点,使其具备状态词的语法特点。这类状态词在句子中可以充当定语、状语,其句法功能分布较拟声词来说并未发生变化,但不再单纯地表达拟声义,而是向非拟声义转变,更多

强调与发声体有关的声音特点及性质,也就是由拟声义兼类后表现出性质义或状态义,拟声词的语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2. 拟声词兼类为副词

拟声词兼类为副词是指该拟声词本来表示人或物发出的声音,后又增加程度义或情态义,用来表示高程度义或高情态义。

当拟声词兼类为副词时一般分为两小类。一类是将拟声词兼类为程度副词,具有程度副词的一般用法,意义上相当于“很”“非常”,常常放在性质形容词前起修饰作用,例如:

(36)今天外面冷吗?今天外面嘎嘎冷。

(37)前几天多巴胺风格嗷嗷火,现在又出来了个美拉德风格。

(38)今天买的苹果嘎嘎甜。

(39)我明天再拿快递吧,我现在真是嗷嗷累。

像“嘎嘎、哇哇、咣咣、嗷嗷”等词在辽宁方言中常作为程度副词使用。比如“嘎嘎”,最开始释为“鸭子的叫声”,后发展演变,又可以在“嘎嘎”后接“的”组成“嘎嘎的”形式,如“这小味嘎嘎的”表示对某一味道的肯定和赞赏,具有形容词词性,相当于“好”。同时,在辽宁地区“嘎嘎、哇哇、咣咣、嗷嗷”这类词还可以修饰形容词,如例(36)–(39),放在“冷、火、甜、累”前,分别表示天气之冷、穿衣流行风格之火、苹果甜度之高以及身体疲劳程度之高。且在口语中使用该类程度副词时,往往带有很强的夸张成分。

上述兼类为程度副词的拟声词在最初作为拟声词单纯表声音义时,其声音特征大多可以概括为声音高、声音强、响度大的特点,也正是因为这样,这类拟声词才具有了丰富的联想义,使其在句中的声音义和性质义弱化,在形容义上增加了程度义,表示程度上的一种加深,最终兼类为程度副词使用。也就是说,随着拟声词所表达的声音义和其词性特征的不断减弱,其抽象的副词性特征不断增强,同时句法功能和语义上也会发生变化,所修饰的中心语不再是单纯的某物体发出的声响,更多是修饰性质形容词或少数动词,具有副词的一般语法特征,同

时表达人或物的性质或动作行为在量上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另一类是将拟声词兼类为情状副词。情状副词指的是描摹动作行为情态、方式的副词。史金生根据语义将情状副词分为“意志类、时机类、同独类、依照类、状态类、方式类”六类<sup>[14]</sup>,其中方式类情状副词是用来描摹动作行为进行的方式,方式类又可以根据所表示的意义分为速度类、声音类和力度类。本文认为辽宁方言中的拟声词“杠杠”“库库”“咋咋”等可兼类为情状副词,属情状副词中方式类里的声音小类,例如:

(40)这又生气闹脾气了,在那杠杠(钢钢)砸门!

(41)这家伙练车累着了,一回来库库(呱呱)造。

(42)你就先咋咋整呗,非得等我。

(43)楼上装修,大早上咣咣锤。

(44)我这一个礼拜就哇哇跳绳,你也试试,肯定能瘦。

“杠杠”“钢钢”“咣咣”本身表示音量大的声音,在修饰和自身拟声义有关联的动词时,既可以描摹声音,又可以表示动作发出者发出动作时用力的情态,如上述例子中的“咣咣锤”“杠杠砸门”,不仅模拟了锤墙和砸门的声音,也表现出了用力之大;“库库”和“呱呱”“咋咋”在辽宁不同地区用法相同,只是发生了音变现象,这类词用作拟声词时常用来模拟动物发出的声音,在兼类后,也可以用来描摹动作发出者发出动作的猛烈程度,具有高情态义;“哇哇”一词的组合能力比较强,在辽宁口语中,还会组成“哇哇下雨”“哇哇跑”等,当这类拟声词去语义化后,不再描摹声音,而是和与自身拟声义无关的动词组合后,表示某种动作的情态幅度大、势头猛、速度快、用力强等情态义,此时兼类为情态副词。

刘丹青在有关拟声词象似性的讨论中提到“开口度大、响度大的元音可以用来模拟洪亮的声音”<sup>[7]151</sup>,像“嘎嘎”“哇哇”“咣咣”“嗷嗷”“杠杠”“咋咋”都是由开口度最大的元音组合而成,符合模拟响亮的声音的条件。因此,本文认为

表音量响度大、速度快、强度大的拟声词可以演变出高程度义,当其拟声义消失,且和与自身拟声义无关的动词组合后又可以表现出高情态义,由此,拟声词的声音义经历隐喻过程,从听觉域投射到了认知域,充当程度副词和情态副词使用。

#### 四、辽宁方言拟声词语义演变和功能扩展的动因

拟声词本来是对自然界各种声音的模拟,本身具有丰富性和生动性,且声音或声响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动程,人类认知声音的同时也认知了这种动程,同时这种动程本身可能还包含着某种性状,人类认知动程的过程也认知了这种性状,因此,拟声词自身的这种特点使得人类对它的认知可能存在着变化与调整,表现在语言层面上,拟声词的语义和功能就会发生演变。

##### (一) 转喻和隐喻的认知机制

Lakoff 和 Johnson<sup>[15]</sup>将隐喻定义为不同认知域内概念之间的映射,即从特定的概念域到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转喻是在同一认知域内概念之间的过渡,即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相关概念。因为汉语中语义转移是临近性理解和相似性理解相互交织的,所以本文认为辽宁方言拟声词中出现的兼类现象是转喻和隐喻的认知机制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例如:

- (45) 你把饭咕嘟上,一会儿回家我做菜。  
 (46) 什么东西在那扑棱飞呢。  
 (47) 楼上在那咣咣锤,可吵了。  
 (48) 这块煤嘎嘎硬,根本砸不碎。

例(45)中的“咕嘟”本属于拟声词词性,但出现在该语境中,转喻后变为产生“咕嘟”声音的动作义,相当于“做”的动作和行为;例(46)中的“扑棱”本用来描摹翅膀抖动的声音,后出现在该语境中,由听觉域映射到视觉域,发生隐喻,增加了张开翅膀时发出“扑棱”声音的动作“张开”义;有些拟声词在转喻为动作义后,还会向其他非声音域转移,如例(47)中的“咣咣”本身表示音量大的声音,在修饰和自身拟声义有关的动词时,除动作义外,还增加了情态义,由

拟声转喻到“锤”的动作行为再到锤时用力的情态;例(48)中的“嘎嘎”也是如此,拟声时可表大雁、鸭子叫时发出的响声,后来一些物体发出近似于大雁、鸭子的叫声时,也可以用“嘎嘎”进行修饰,比如:“这上岁数了,膝盖嘎嘎响。”此时,动物的叫声与其他物体的声音之间存在相似性,已经具备形容词的性质,再往后“嘎嘎”句法功能再次扩大,语义指向也由声音转向声音特点,因为“嘎嘎”本身可表示强度大、响度大的声音,在此基础上建立丰富的联想,最终将声音的强度与所修饰物体所表程度基于相似性建立映射关系,从而产生隐喻。

##### (二) 背景提升理论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在《认知语言学导论》中提到,动作链与心理互动包括了一些原型角色,诸如施事、受事、工具、感事与被感,而在一个动词性关系里,所有这些角色都可以并且经常被选作主体或背景,真实世界情景的认知输入中所包含的一些角色却没有被选为主体的方面,这些方面由一大批认知域构成,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将其不严格地称为“背景”<sup>[16]</sup>。当一些原型角色发生变化、场景更加凸显、程度提高时,句法位置就会发生变化,同时语法功能扩大,词类和词性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以拟声词兼类为动词的“咕嘟”一词为例:

- (49) 锅里饭一直咕嘟响。  
 (50) 我已经把锅里的饭咕嘟上了。

例(49)是将锅里的饭作为场景,将“咕嘟”响作为话题的焦点,突出的是烧饭时发出的声音,此时拟声词表声,明显作状语。而例(50)焦点发生反转,强调的是“我”这个参与者“咕嘟”饭的行为,拟声词义弱化,在这个特定情况下,语法功能发生游移,功能扩大,拟声词出现在了谓语的位置上,位置提升,而正是谓语的位置赋予了拟声词动作行为义,由发声义转喻为发声行为,使这类拟声词兼类动词词性,后随着这类用法使用频率的增加,该类词动作行为义得以固定下来,成为固定义项,最终完成拟声词兼类动词。

(下转第 69 页)

- [13] 王迁. ChatGPT 生成的内容受著作权法保护吗? [J]. 探索与争鸣, 2023(3):17-20.
- [14] 宋先发, 龚模干.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问题研究: 以 ChatGPT 生成物为例 [J]. 互联网天地, 2023(4):34-41.
- [15] 李知栩. 试析 ChatGPT 对著作权制度的挑战 [J].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23(4):122-128.
- [16] 邓文.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 AI 内容的可版权性研究 [J]. 政治与法律, 2023(9):84-97.
- [17] 李伟民. 人工智能智力成果在著作权法的正确性: 与王迁教授商榷 [J]. 东方法学, 2018(3):149-160.
- [18] 刘宪权. 人工智能生成物刑法保护的基础和限度 [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9, 22(6):60-67.
- [19] 张明楷. 刑法学 [M]. 6 版.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1:1070.
- [20] 高铭暄, 马克昌. 刑法学 [M]. 10 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81.

(责任编辑:冯兆娜)

(上接第 54 页)

##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与普通话相比,辽宁方言拟声词系统具有下列显著特征:首先,辅音声母存在“送气和不送气”混读,i,u 介音存在“缺失或误加”现象;其次,个体拟声词的义项及总体拟声词的数量都更为丰富,同一语义场的不同词语体现出的不同的语义特征也更为多样化;最后,大量拟声词出现语义演变和功能扩展现象,这是隐喻、转喻、背景提升等认知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人们力求使词汇表达理性义的同时突出动作、状态的形象性、灵活性的心理体现,更是辽宁人不拘小节、直爽豪放性格的直接体现。

## 参考文献:

- [1] 褚四荆. 象声字 [J]. 语文学刊, 1953(9):57-60.
- [2] 邵敬敏. 拟声词初探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1(4):57-66.
- [3] 马庆株. 拟声词研究 [G] // 《语言研究论丛》编委会. 语言研究论丛: 第四辑.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122-153.
- [4] 耿二岭. 汉语拟声词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6:1-182.
- [5] 邢福义. 拟音词内部的一致性 [J]. 中国语文, 2004(5):417-429.
- [6] 伍敬芳. 汉语拟声词的动词化与转喻 [J]. 修辞学习, 2009(2):52-58.
- [7] 刘丹青.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刘丹青卷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4.
- [8] 余涛. 拟声构词中的隐喻、转喻及其认知界面研究 [J]. 绥化学院学报, 2014(12):57-59.
- [9] 黄金金. 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语义转移及其认知机制 [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7):79-82.
- [10] 李欣欣. 基于范畴理论的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 [D]. 锦州: 渤海大学, 2019.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语言地图集: 汉语方言卷 [M]. 2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15.
- [12] 郭锐. 现代汉语词类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218.
- [13] 陆俭明.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62-63.
- [14] 史金生. 情状副词的类别和共现顺序 [J]. 语言研究, 2003(4):1-9.
- [15]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32-108.
- [16] 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 汉斯-尤格·施密特. 认知语言学导论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185-188.

(责任编辑:冯兆娜)